

陳文節公年譜
增
善本

溫州府
海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

共 1 册 存 1 册 排架号

陳文節公年譜

瑞安孫鏞鳴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行狀蔡幼學撰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

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

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

氏贈令人

神道碑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游鄉謝村里至公八世

林編撰

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

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神道碑下似添樓鑰撰三字
④ 十注

Handwritten note on a small slip of paper with a red seal impression.

Grid of empty box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麻法言之嘗以錢少
詹宗遠金元四史朔閏表所列南渡初月朔甲子巽之一
不與亦一奇也

按錢罕獨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
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據葉遠撰墓志不知葉志並
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
旦

按文集承事即徐公墓志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黃狀伏念臣九歲而

口口口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承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
父口口口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露口口口澤
據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
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
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

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有其

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

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

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歎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據此則公幼時尚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者余用能辨歎不識蚺蜺為對其事至淺諸老生往往驚歎以為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舍數十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鈔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

按神道碑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參軍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温州司戶時朔兄夙為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夙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即位召夙試館職是復之來為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即其兄夙任試館職時也

此處自取通志也
水心文中釋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
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先生傳科舉舊學靡盡鼓舞受
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
芽甲新詞滯林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呂雷動從之
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
序云執經戶外方屢聞集凡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
紹興之文丕變則學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
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温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宦延陳止齋講
學蔡尚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傅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
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為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

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

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

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珞聘請陳君
舉為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
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即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
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尚有
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
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
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
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
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
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又文集薛公
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辭已得對公曰
吾懼吾子之累也即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龍見公
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何如公釋然增進歸心
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先梅潭忽

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為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良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為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未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據此良齋自武昌今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為二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

邃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為戊子之誤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業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呂氏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艱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

房揚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
便樂也據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絕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回頭三十二年非木
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
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
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
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滿工卒學茅茨一間聚
書千餘卷日考古洽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棧東萊呂公祖
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暄將命為學諭以非故事辭
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棧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棧為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遂還過都

城始識侍講張公棧著作即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為學大

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

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暄同雅明公名親訪公於所謙軒齋見其二

子且以公為學諭俾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
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窰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
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字下交於齋序余懼
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
及太學諸生近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

按琚字居父憲
聖太后猶子

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瀟熙間永嘉英俊如
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
補試芮國器為祭酒呂東萊為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

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
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
遂昏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
蓋當日被黜者妄為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
以是示私於公而與邁如公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

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繪來為温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
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
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目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

堂先生周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楊

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

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秦州州學教授未赴

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

次之薛公叔似蕭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秦
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為人於
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
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
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阻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
將請真第二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
流入夷貊箱授迪功郎秦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文編
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李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

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為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過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為經營葬事

神道碑奉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先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濶矧今為瘞復我中奪据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為料理葬地并為其子法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元

8
瀋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未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

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回

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既次

近道語考益公年譜瀋熙元十二年召赴行在二年正月

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叅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

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

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

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擥而用之則人自

服矣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

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散法頗墜柱之而已然而

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據此公為太學錄時必有

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

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印

宋史孝宗紀高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
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政承奉印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
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

按孝宗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責亦
授宣遠軍節度使英州安置

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

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

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益少留

墓志云使告公公曰出處之義
將以為編脩官

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述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即是歲所作周

益公年譜云高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

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

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

采贍蔚呂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

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

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高熙七年也行述丞相梁公克
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為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
怨州人交有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黃
洽引王安石事勅公罷

林下偶談四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

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

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傳良二字不可解未幾論去

後止齋為郡守部使者死之日木筆叢鈔作得銀囊橐槁然僅餘白金數十兩

以歛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於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
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諫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徑哭其

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義

為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即葬焉故公祭東萊文

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友云去

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旒今年上溪船瀟瀟金華草建安當謂

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據此公於去年罷倅後必由

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暈思於六經將有

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暈思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即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

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

後而得其大略也又答賈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

先人壠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

矣又云近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

足以奉盃簪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

始達官下一冬雨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
不可得已據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
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温州重修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俸閩府詠^初却啼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
綱具舉則備於高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
夫以恢復為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

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
希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
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
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首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為教條戒其吏以^法善達罪諭其民以孝弟
睦婣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
凡廩藏受輸以取^官蠲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
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糶於旁郡置數

從

場以糶糶已復糶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
官食其力民無餓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糶公益以
那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
即位除公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
永道三州月椿補糶諸郡常平米減潭州檇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僚好學者講道嶽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

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
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工擅減三分之一且乞不推賞
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
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
完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

明年就除轉運判官

按公辭免浙西提刑乞祠中省狀云自
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

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據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
提刑以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先是遷
提刑當在元年之秋其遷將漕必在十六年秋冬矣蓋監司
與將漕同是一歲事耳此云明年恐誤

所

所紆

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没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全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楮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

劉罕漫塘集廿八政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傳

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艱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為封樁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帳尤重盍以為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即為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

按吳名漢英字長卿

江陰人

應 卷之四 上

應

是歲長子師輟以進賀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元子師輟為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刺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道

材吳獵蔣礪楊焯宗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

文集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未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

日有旨趙謚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勛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

狀有旨吳獵蔣礪楊焯宗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文集曹序起字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

思鬱乎相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為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

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

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

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

號曰陳老郎中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字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

信石印本係老陳印中

年推之公自嘉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恰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
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

原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

學引洪譜云先生性開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

書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

以雅頌之音簫勺今集作消鑠羣慮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開見異向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

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

言評按朱微詩說下應
已後以此句引洪譜
自宜

至

相切磋未見其蓋先生答書以為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
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
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又
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為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
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為考亭辨且言未嘗注詩
蓋不欲健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究
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遺書在
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
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
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
深臨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
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即吏有
即白首色衰而氣溫凜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
黃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
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

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
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者一
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額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名則
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
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
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
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運偏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
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賦罰民困困極
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承在民力之寬不寬

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
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
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
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
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
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
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西外一體
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
不自蒙恩為即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

嘉

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為處置難奏云臣第三
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
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承嘉從學常數百人
奏臣無所長只為^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
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宣敢著
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被上云經說更好
但隨所有進來奏臣自遠^來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
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願^願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
是目下未有成業以應明詔容臣守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

來

超

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得幾卷即逐旋
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奏便敢潛越
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按行狀
公進周

禮說

在遷秘書少監後玉海亦云紹熙三年進

按賜對年月文集亦無明文考是年十一月封事云陛下
過聽不以臣為不肖歸以畿節留之即舍賜對便殿初無
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
用為皇子嘉王府贊讀此則秘書少監之除即在便殿
賜對之後故辭免秘書監狀有乃因賜對有此超擢語是公

要

損益

在郎舍幾逾一年而後賜對也惟館閣續錄公以吏部郎
中除秘書少監其由員外郎遷郎中則無從考其年月矣
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八月壬生辰上始生詩七章纂次建隆
以來行事為王講誦

行狀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夏祖
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王講誦大
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敘累朝因革損益附見其下本末繁

然如示諸掌

政魏集六十九恭題賜陳傅良宸翰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

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成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後渡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為秘書少監十二月為起居舍人續資治通鑑是年正月即以起居舍人繫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對事辛卯上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配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檢壑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檢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

有臣待罪
右史語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未自記云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

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書

李燾獻之所揆也朔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撰入心

集題陳中書孝廟聖政
序蒙云光宗更自命公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詣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

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傳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初

其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祥菲

佩

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擬其大端
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別為一經追儆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
爾以一代名儒晚登即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
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灑然茲焉論賞益先於衆命增一秩
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

按文集寄僧嗣清詩序云晚為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

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原顧視良久以宋史及館

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

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申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上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變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

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於庭后

益怒傳良下殿徑行

按下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覆極諫不聽後事史蓋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

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

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傳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

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

罷還宮

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駁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
 即公言給舍封_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
 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
 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擇在廷之疑五月初四日奏
 入留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割
 剋士伍威怒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
 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十二月二日奏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
 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潛侈專橫得罪高宗投匭遠方籍入

將

家產及許遂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
 今頃聞迫於天威_通勉書讀且必不敢奏_奉詔草詞七月二十
五日奏入
 不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
 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
 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_不可_不不謹恤終不
 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
 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為聖明惜之詔子仁_係勳臣
 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
 後裔_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陛下儻下儻下祭未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羣疑氷釋事闕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八月十三日奏難不報然陳
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為舍人遇事不可輒
封還詞頭反覆論奏殆無
虛月此數事尤其學學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即初具官某言動之
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試之
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
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既訖衆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寔擢居
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端陞直前善開明於

朕意鳳池共四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避厥
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宇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
仍陪元子之遊益啟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呂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帥次第蘊
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
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三
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

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即面納休致
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銘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以下更進謹言
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過必欲身
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
其至蓋嘗贊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
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
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
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
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
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

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
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
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
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省致任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未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劄子畢
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
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竊審^抗掩章得請暫爾閒佚啟
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贖儀輕浼為愧指留幸甚乍遠

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
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
門來約臣令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天意
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
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
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累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
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
冲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具人人一已百千飛黃欲

追風况汝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
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鷓鴣
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汗澀白首始為郎一見意已傳登瀛
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為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
朝網初扶顛龍樓闕問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
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
風激頽波同列空慙前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邊我欲留孔
毅有懷不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為與君
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濶班心忽羞肩

荆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甄
高妙隗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
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
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
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傳良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具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
帝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

儀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感承明
之廬予亦閔勞以待從之事寵以秘閣之寓職來為朱郎之
賓僚尚遂其行庸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
劄遞到温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不可
奪時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為寧宗七月除起居
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傳良中書舍人勅朕詞膺大統

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為真具官某
學探聖源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朱發行藏惟古人之與
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為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
周官實為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
說將行其言首昇故官洵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
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
遣其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勅朕嗣膺鴻祚祇遵蕪謀九五正
位之尊何德以稱三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

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
名滿四海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
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改規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
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
思忠告以副時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頌召命渴想忠猷聲
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啟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
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
潭州朱公熹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
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
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恭酌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
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
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先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園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偉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
公熹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熹以慰人望
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
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
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
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

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實文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院同修撰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

不許阜陵復土工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

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雖敬公每對必虛已以聽

始上在潛邸察案因誕日以偽詩詩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

導德性兼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

屢趣公為跋語利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願行出提舉興國宮

行狀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高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令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

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

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宣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温州永嘉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糶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鯨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嚮此田耳後夫宦不至之稍經營

光紳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為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屢諫不聽下殿即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為高則余不安以為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傲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

也與夫閨士久士之品壽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婦如憂樂皆同焉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暝年五十某年月日奠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為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為二十四日也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杜門榜所居室曰正齋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致文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正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疊疊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改勅其在太工朝奏對狂妄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為孟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

某今何在却是好人
仇胄對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
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止齋立朝
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缺廷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
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沉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
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偽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
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沈上疏
乞置為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蔭四
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

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

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芳項安世李真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攬李祥楊簡趙汝諤趙汝諫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

變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勝王厚之

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堯仲張

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

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

付兒流據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馳偽學禁後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

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

今本作定誤

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

數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亥皇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

不之避自以補革為浣紬衣為便左右至以語繳之則應以

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

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纒酌酒與兄訣凝然

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

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朝議大夫（壽）承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

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

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傍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

志著於訓傳疾疫漸臻木竟頌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申與攻媿集同行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校本並改作庚寅攻

宋史宣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媿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

子師報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報承務即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

場神道碑作地功即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即女七人長遠地功即新

光化軍司理泰軍潘子順神道碑作監鎮次遠從政即福州江

縣丞薛師雍次遠地功即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燕一作次

遠地功即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遠進士張紹次遠進士

張時次未行孫女一人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煥省之子薛師雍戶部侍郎叔似象先子
林子遠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廉夫子孫仲工部侍郎
張氏彙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一頃其葬友朋之賻以集

事

攻媿集二十

六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

以一世名儒為嘉郎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

爾後困於穢排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

次子已天長子師轍窮賈孤獨曾經一任改秦京秩年過五

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識為可憫臣與傅良為布衣交後又

取珍存作信此古漢

取珍存作信此古漢

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遠

甚實不忌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

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跋

奎畫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

慈俯賜賻覽興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聖

主甘盤避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黃宗義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為止齋

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為望族

余兄勤西既海軼聞云今我邑澗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

止齋無後讀定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從宜興明時遂為望族天啟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籍少保子為定生先生負慧定生子為檢討維崧然則君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為未脫彙宋史本傳作詩解詁以為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申儒序其傳末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尚載有止齋詩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

然則公詩說確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尚有傳抄本則不可^據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說詩大旨尚可窺其^注概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視為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考亭微知其^以義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明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其未嘗注詩所以說詩

者不過與門人力學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為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植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為東周之始曹亡為春秋之終乃以為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風治之語為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

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檜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檜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按紀聞所引見

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微說甚荷口色所見高平豈向時

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稟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
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即區區愚
見但似雅頌之音蕭勺羣愚訓詁章句付之諸尊意以為何
如

泄

又與張端士書三毛氏詩傳舊日沒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
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
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

又書四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為訓詁家解駁類口淺迫口

人意有遠矣謝道暹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
義足可三致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
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
無邪易也夫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
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
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
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

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顧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過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

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暘而實興於扇暘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闕睢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正這便是后妃之德

欽定三字
宜理推他
三字似宜
以原核為早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按此條
稟纂採入

欽定詩經傳說

欽定詩經傳說稟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芣詩云采芣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戢不求云攸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

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戢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攸故攸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為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廷肅肅不廢難難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

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條以幽雅之終條以呂吳
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
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
徐自撰何書呂氏讀詩記
所引永嘉陳氏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陳傅
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之且為

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

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

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

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此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

為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按徐筠字孟堅清
江人周禮微言凡

十卷見玉海三十九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
十二篇蓋嘗獻之紹興天子為科舉家宗尚若舉素善文叔
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邇而
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傳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
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

子語類黃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目謂其說
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即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
侄詒讓曰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
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
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
最為詳審而於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
可附麗其為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按春秋後傳今列入納蘭
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

未見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以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啟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出諸老先生工歛然布

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容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過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

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矣之者疏以請則曰此某身
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婿
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輒與其徒汪龍友以
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
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不安公之
書不然深究經者旨詳闡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
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

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覺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覺而楚霸
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
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
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威王
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
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
諸侯無私史乘與禱祝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
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監於臧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
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

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皆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

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之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証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

首尾專發此意昔人杜^以任南為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
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
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微之或
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
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
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
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為後傳將脫橐而病期歲而病革
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隔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
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
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
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
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
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撰樓泰政大序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

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
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宗陳傳

良樞傳良字君舉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
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
門人周勉跋稱傳良為此書將脫橐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
俾備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
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傳良完本矣趙仿春秋集傳自序於宋
人說春秋最推傳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

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
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
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
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
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
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為春秋作傳非為策書作傳其所云某
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為別發史例似非事實况
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

足為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
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
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
矣傳良於臆說叢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
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
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過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
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
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朽腹而談褒
貶者庶有^多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

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承樂大典中尚存梗
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褒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
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
手見古人無作又第四書某近復苦瀉^切今幸稍愈以年例論
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
成尚久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 神道碑作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傳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

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
文集答丁子齋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稟自晝易至獲麟聖
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
草草以此益要團樂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
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
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

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讀書附志及
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邨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即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即秘書少監皇

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
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

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按文集自

序有嘉邨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撰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

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

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

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

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宋史藝文志並作五十二卷五齋書

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卷今未見明宏治間王瓚本五十二卷與曹序編次合王序言從秘閣錄出今尚有傳本同時又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為二十八卷一國朝乾隆林上梓本又分為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重刊於杭州卷數悉照林本

按文集曹序云凡為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

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

之齋以名集今正德本尚存曹編之舊詩九卷一至內外

制九卷十至奏狀劄子九卷十九至講筵故事一卷二十

壬辰廷對策第一卷二十表二卷三十三啟三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書簡四卷三十五至三十八記一卷三十九序一卷四十跋二卷四十一至四十二

四十策問一卷四十三雜著一卷四十四祭文二卷四十五至四十六

誌銘四卷四十七至五十行狀一卷五十一此云制誥集五卷文

集三十卷蓋尚未定之初本與

見於文集曹序者又有周漢以來兵制

宋史藝文志皇朝百官作漢兵制

公卿拜罷表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未脫彙

按歷代兵制今尚有傳本錢氏刻入守山閣叢書餘俱佚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天一閣藏本宋陳傅良撰

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遠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黃數倍何得

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為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為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

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
未詳就是按從之為金若虛字彙城人
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節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
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醜鷄古
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圓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涵熙

九年序時承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

按書錄

五長樂財賦志下云姓在郵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凡間有
書一編大畧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其詳閱所

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為財賦一門後緣卷
味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魚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各氏承嘉陳氏下載有

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

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尚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

二百三十四蓋即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

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
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
脩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錄
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為一人之
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說並詳
會任詒讓温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尚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城南集見文集卷
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尚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
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輿論八卷見千頃

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為公作並有
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肅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真贋說題叢帙誕彌邇取者此類是也無闕大賢述
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又肅編集嚴
加釐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
家之鑿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躡藉眾糾究明帝王經
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
岐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
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
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報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
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
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
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

處也事先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
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
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琢磨以成
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
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
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

若日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
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未利還之於民
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為人才
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人主一體羣
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為感
皆可以行於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落
潤色之而已也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

行之瑞安

曹叔遠

器遠瑞安

陳

說習之永嘉

章用中

瑞叟平陽

陳端已

子益平陽

林頤叔

懿仲瑞安

林淵叔

懿仲弟瑞安

沈

昌叔阜瑞安

朱黼

文昭平陽

胡時伯

正樂清

孫子燕

申甫樂清

沈體仁

仲一瑞安

錢文子

白石樂清

陳巖

仲石平陽

林大倫

百順平陽

林居實

瑞安之瑞安

林戴

瑞安

胡宗

太初周

勉明叔

王

綽

成叟

呂聲之

大孚新昌

呂冲之

聲之從弟新昌

洪霖

天台

高

松

國楹福益

倪千里

起萬東陽

徐筠

孟堅清江

黃章

觀復新昌

袁申儒

建陽

吳漢英

長脚江陰

吳琚

居父

胡大時

季隨崇安

沈有開

應先

水心集三十一

薛仲庚

子長

賈端老

張端士

滕

璘

德粹婺源

木天駿

德遠瑞安

宗元

學業

曰止齋

再傳弟子

補湯

建

字達可樂清人少為陳止齋所知篤意競省深造理窟
學者尊為菴堂先生見萬歷志則亦止齋弟子也

徐邦憲

字文子義烏人宋文四百四徐邦憲傳才穎悟從陳傳
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然照四年試禮部

第一人登進士第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肅

趙希館

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宋史
四百十三本傳學於陳傅良徐誼官至安德軍節度封

信安郡公

溫文

補
易

溫州府 函 館

德傳
照四

子